

# 难忘那年野营拉练

■邱章镇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20世纪70年代初,我所在部队组织所属八连、迫击炮连和机关等配属兵力,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进行野营拉练试点。参与试点的干部战士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走戈壁、趟冰河、睡雪地、吃冰雪,摸索出一套冬季训练经验。

毛主席看到我部和两个兄弟部队的训练简报后,称赞“都已看过,这样训练好”。毛主席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训练热情。

我于1969年12月参军到部队,1970年3月随连队进山修筑独库公路,4月份被调到师报道组当报道员,10月份部队下山后我也回到了连队,经过短暂休整即开始了为期月余的野营拉练。

一

拉练“练”什么?主要概括为“走”“打”“吃”“住”“藏”。“走”是拉练中的重头戏。它不是通常情况下的“走”,而是顶着凛冽的寒风,踏着没膝的积雪,背着几十斤重的装备,走戈壁,涉冰河。每天少则四五十公里,多时三天走了三个80公里。

我的家乡在白洋淀,从小和水打交道,出行多是用船,没有走路的功夫。走第一个80公里的时候,脚上打满了血泡,每走一步都钻心疼。我担负着连队的宣传鼓动任务,不但要自己坚持走,还要鼓舞战友。按照行军速度,每10分钟1公里,走50分钟休息10分钟。但随着疲劳加深,行军速度会逐渐慢下来。休息时,许多人都忙着用针和马尾挑穿脚上的泡。我知道每个人都十分疲惫,但大家都在坚持。不过也有人发牢骚,“还不如真打仗,死就死,活就活,这个练法比死了还难受”。说归说,路一步也不少走。行军队伍后面跟着收容马车,可大家都以被收容为耻。

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好汉大有人在,我们一机班的王玉文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甘肃武山县人,1米84的大个子,爬山如履平地,走路虎虎生风,经常帮战友们扛枪、背背包,令人羡慕又感动。尽管这样,他也经常累得步履蹒跚。

白天行军尚且如此艰难,到了晚上天气更加寒冷,穿上大头鞋虽然暖和一

些,但它太重了,穿上实在累人,我就穿胶鞋。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条件下,穿胶鞋踏积雪,脚冻得失去了知觉。休息时,我把脚伸向战友们点起的篝火,胶鞋被烤得发烫,脚却没有感觉。和我同年入伍的战友张学华摘下帽子一会儿工夫,两个耳朵就被冻坏了。所以不管是行军中,还是休息的时候,要始终戴着帽子,放下护耳,戴上护鼻。时间一长,呼出的热气在帽子上、眼眉上、睫毛上结满了白霜,护耳两侧形成了两个拳头大小的冰疙瘩。我看过不少反映边防战士艰苦戍边的摄影作品,但从未看到像我们那个模样——脸的两侧一边一个大冰坨。那是一个晚上呼吸形成的,平时的镜头是捕捉不到的。

夜行军睡觉,边走边睡是常事。因为极度困乏,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但都是瞬间睡眠,有时是走出队列自己惊醒,有时被身后的战友喊醒,跟在炊事班后面的人一不小心就会撞在行军锅上,弄得满脸锅灰,天亮后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为了对付行军困乏,不少战友怀揣着辣椒,一发困就吃辣椒,辣得满嘴冒火。这种意志的较量,常人难以理解。

连续三个80公里,人困马乏,特别是最后十几公里的时候,一些有马的分队战士,为了节省体力,揪着马尾巴走。在拉练中,我最喜欢的是练“藏”,遇有“敌机”空袭,我们或是组织对空射击,或是用白床单作伪装伏在雪地上,这对疲劳不堪的我们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记得有一个80公里的宿营地是克拉玛依市。进入市区后,我觉得自己像飘起来似的,怎么都迈不开步。这时,“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的口号声突然惊醒了我,原来是石油系统职工在组织队伍欢迎我们。“不能倒下去”,我暗暗给自己鼓劲加油。在拉练中,我累得几乎垮掉,但没掉过一次队,不但完成了连队交给我的宣传鼓动任务,还力所能及地帮助战友,受到了连队首长的表扬。

二

拉练中的“打”就是把平时的训练搬到严酷的条件下。严寒条件下,手一碰到枪的钢铁部分,就会沾到上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训练,艰苦可想而知。

所有的训练科目中,最令人难忘的是突袭奔袭,越是在走得最累的时候,越搞强行军、急行军。演练的科目也全

是进攻性质的演习。记得在一次长途奔袭中,部队来到一个山脚下,突然接到向山头发起攻击的命令。虽然是演习,因为带敌情那就是真的战斗,要讲究战术动作和战斗队形,平时的训练要在演习中体现出来。战友们带着满脚的血泡,拖着疲惫的身体,喊着“冲啊!冲啊!”的口号,向山头上猛攻。虽然打的是空炮弹,敌方炮弹也是设置的炸点,但激烈紧张的战斗,总是让大家忘记疲劳,咬紧牙关向前冲,每冲一步都使人心灵震颤。而要冲上这一百多米的山头又是何等艰难,但这就是战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我相信,每个人都达到了体力的极限。拉练就是要这样考验人的意志。

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攻上了山头,到达了顶点。

三

拉练中的“吃”,主要针对后勤保障而言,具体到连队就是炊事班。他们必须保障大家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吃上热乎的饭菜。他们背着炊具随队行军,一样的满脚是泡,一样累得筋疲力尽,但到了宿营地,他们却不能休息,必须马上埋锅造饭。为了锤炼他们,既不给柴也不提供灶,全是就地解决。所以每到一地,炊事班特别忙,找柴的、淘米的、切菜的、挖灶的,忙得不得了。因为有“藏”的要求,做饭时不能看到炊烟,必须挖“散烟灶”,要求把烟道搞得很长。烟在中途一点一点地冒出来,几十米外难以发现。另一要求就是“快”,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饭菜做好。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能做好,一声号令,部队出发,大家就要饿肚子。那期间,我们没少吃夹生饭,有一次甚至连夹生饭也没吃。因为炊事班一时找不到燃料耽误了时间,饭刚做好部队就接到了出发命令。手快的战士抓个饭团往嘴里塞,手慢的只好空着肚子上路,在路上悄悄地啃自己备用的压缩干粮。

炊事班很少有时间烧开水,多半是班里自己解决,有雪吃雪,没雪吃冰。天气太冷,我的水壶里很少灌水,因为天气寒冷很快会冻住,不但喝不到水,还白白增加了负重。也有灌上水揣在怀里的,但那要付出更多的辛苦。

四

“住”也是拉练的重要一环,就是锻炼部队在各种严酷条件下的生存能

力。在整个拉练过程中,我们睡过牛圈、马圈,也睡过菜窖、教室,也曾在戈壁雪地露营,唯独没有住过民房。

住牛圈、马圈倒没什么,起码人可以躺下,住菜窖那可太难了。全营就一个菜窖,每人只有几十厘米的地方,不用说话,连站着都紧张。许多班长、党员、老兵都到外面跺脚聊天,他们不敢坐下,那会把人冻伤,他们需要多大毅力才能度过那个漫长的夜晚。我没有亲身体验,但我知道他们的苦。我的班长丁开吉和1968年入伍的老战士邓灶代就在其中。所以至今,我仍然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

尽管许多人没能进入菜窖,但菜窖内的战士还是不能躺下,只能背靠背地坐着,腿要高高抬起,不能多占地方,人都呈V字形。虽然不舒服,但毕竟比外面暖和多了,可以安定地合上眼睛,对缓解疲劳还是管用的。

“住”的考验是在戈壁滩上露营。记得那天北风劲吹,气温零下30多摄氏度。我们扒开没膝的积雪,开始搭帐篷。所谓的帐篷,就是把两个军用雨衣支起来,再用两块雨衣把两头堵起来,把牛毛毡铺在地上,剩余的雨衣也盖在上面,总之越严实越好。睡前不能喝水,避免晚上起夜。

进入帐篷要脱掉棉裤、棉袄,但必须穿上绒衣、绒裤,戴上皮帽。副班长第一个进去,靠边侧身躺下,然后第二个人进去,和副班长相反方向侧身躺下,抱住副班长的双脚,以此类推。最后班长进去,给大家盖好被子,封好帐篷入口再最后躺下。我们总结为“二人睡觉颠倒睡,正副班长睡两边”。

由于我们像企鹅一样挤在一起,又不能动,锁住了温度,夜间并没有感到特别寒冷,但第二天起床后却大吃一惊。只见头顶上黑色的雨衣帐篷变成了白色,结上一层厚厚的白霜。每人头上一根由呼吸形成的霜柱。试想,外面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薄薄的雨衣如何能抵挡。还好,没有发生冻伤。我们在如此严酷的条件下生存下来,保存了战斗力。

曾经的拉练,已经过去了近50年。今年又在媒体上看到老部队野营拉练的报道。我对老部队保持老传统感到欣慰,也对我曾参加部队第一次拉练感到由衷的自豪。当年我们战胜了艰难困苦,经受住了极限考验。拉练结束后我入了党,当了副班长。这是组织和战友们对我的信任和肯定,也是我在部队这所大学的成长。

##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清凝望

有一种情感叫乡愁,有一种味道叫亲情。就像那一碗滚烫的鸡蛋茶,弥久余香,让人不能忘怀。

鸡蛋茶,在一些地方也被当作早餐茶。它不属于地方小吃,就是一种用沸水冲烫而成的汤类。山东、河南一些地方比较常见。早年在农村,只有贵客到访时才舍得冲上一碗。淋上几滴香油,或再放上几块冰糖,有清热去火的食疗功效。

小时候,我生活在鲁西南农村,家里生活条件差,喝鸡蛋茶对我来讲是件很奢望的事情。家里只有父亲偶尔会有这个待遇。因为他平时上班很辛苦,一家六口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养活。父亲非常节俭,每天在单位干着最辛苦的活,吃着最便宜的饭。每次歇班回家,母亲都会为他冲上一碗。那个时候,好像我们都懂懂事,从来从不隔夜。虽然我在家里最小,但咽口水也是悄悄背过脸。

不过,遇到生病或受到什么表扬,母亲还是会给冲上一碗鸡蛋茶,那应该算是最高的待遇了。至今还记得母亲冲鸡蛋茶的场景:把一个鸡蛋打碎搅拌均匀,然后用滚烫的沸水贴着碗边冲。看似简单,也需要技巧,如果不贴着碗边倒水,就容易把蛋液冲散,不成形还会影响口感。母亲经常说,邻居家二嫂一辈子都没学会她的技术。

冲好的鸡蛋茶淋上几滴香油,再撒一点葱花,那叫一个享受啊!浓浓的香味里还夹着丝丝蛋花,二者重叠,直冲鼻腔,让人垂涎三尺。但在我的记忆里,这么好的美味,母亲好像一次也没喝过,她说不喜欢这个味道。其实,哪里是不习惯,分明不舍得,母亲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省给我们,省给这个家。

17岁那年,我参军去了部队。离家远了,鸡蛋茶便成了心中的一个念想。每当想喝鸡蛋茶的时候,就说明想家了,想母亲了。甚至生了病,最想喝的也是鸡蛋茶。当时我在师政治部当放映员兼报道员,主任是河南洛阳人,非常和蔼,他和我一样爱喝鸡蛋茶。有时看我想家的样子,他就说好好表现,年底奖励你回家喝鸡蛋茶。

年底真的立了功。原以为一句玩笑话,没想到领导真的兑现了。记得我是凌晨到的老家,母亲特别高兴,问我想吃点啥,我说就想喝您冲的鸡蛋茶。那一次,母亲打了4个鸡蛋,倒了很多香油,喝着它,一身的疲惫和想家的念头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幸福和温暖。

一晃20多年过去了,不管路走多远,母亲冲的鸡蛋茶一直萦绕在脑海里,就像扯不断的风筝,走的愈远就愈发留恋。

最强烈的那次,还是在西北高原执行军事任务时。由于突发急性肺水肿,我在重症监护室被抢救了三天两夜。苏醒后,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回家喝一碗母亲冲的鸡蛋茶。那种对生命的渴求、对生活的渴望常人难以体会。我知道,只有活着回去才有机会喝上母亲冲的鸡蛋茶,这是支撑我战

# 鸡蛋茶

■孙现富

胜病魔的强大信念。

坚持就有机会,活着就有希望。在医护人员精心护理下,我终于闯过鬼门关。休养期间,我专程回了一趟老家。看着当时还有些虚弱的我,父亲和母亲都心疼得流下了眼泪。母亲说,如果你真的……我们肯定也不活了!

我哈哈一笑说,放心吧,我还没喝够您冲的鸡蛋茶呢。在家那些日子,母亲几乎天天给我冲鸡蛋茶,有时甚至一天两顿,每一次都放好几个鸡蛋,倒很多香油,仿佛要把多年没喝的全给补回来。虽然我知道营养过剩,但还是不剩地把它喝下。因为,这不是鸡蛋茶,是几行千里母担忧的牵挂。这种体会不光我有,相信每一个身处他乡的游子,体会都很深刻。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横行肆虐,本该合家团聚的日子,许多人却被无情的病毒挡住了回家的路。多少个家庭不能团圆,多少位勇士逆行而返。大年初一,一位滞留武汉的朋友告诉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今年春节没能喝上母亲冲的鸡蛋茶。他说,每年初一母亲都会为每人冲上一碗,寓意合家团聚,福香满满。在他心里,有鸡蛋茶的地方不一定有家,但有家的地方一定会有鸡蛋茶。

同期入伍的一个老乡原本计划回老家过年,却被第一批抽组到湖北武汉参加抗疫。接到命令,来不及与亲人道别,甚至连回家的火车票都没来得及退就奔赴一线了。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让他无暇想家,我几次打电话关心询问,他都顾不上理我。直到一天深夜,他悄悄发来微信:哥,我想喝俺娘做的鸡蛋茶了。很想!

轻轻一语,让我热泪横流。我知道,他想念家啦!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 重读《梅岭三章》

■李皓

你或是梅山上的三株梅树  
或是一株梅树上  
三朵义无反顾的梅花  
在1936年的冬天,越冷,越开得娇艳  
当一个人生在死面前

从容得面无惧色的时候  
那些叛徒、反动派  
都会像尘埃一样遁形  
而梅花才是战争年代的有生力量  
开了谢,谢了再开

一朵梅花,就可以在梅关一夫当关  
三朵梅花就是燎原的星星之火  
从韶关到大余  
从失败到胜利  
在大庆岭埋下漫山革命的种子

古道上的青石,或者鹅卵石  
它们是另外一些颜色的种子  
它们不动声色,内心坚定而沉稳  
最大限度袒露自己的身躯

让一条羊肠小道,齐心力  
打开劳苦大众宽阔的黎明

一首诗里的革命英雄主义  
是梅,是一朵花香最浓的花蕊  
是饥渴时的山泉  
是饥饿时珍贵的粮食  
是寒冷时带着火苗的炭  
是人性里的金子,舍生取义

两条江水不能抵达的地方  
有一道梅花掩映的关口  
再恐怖,有一个人也可以偷渡  
再黑暗,一朵梅花就可以点亮  
而每一颗带血的子弹  
都是一个铿锵作响的词,字字珠玑

# 病房内外

■子羊

##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重症隔离病房内外,一群穿戴着厚厚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在紧张忙碌着。

张晓薇临进隔离区前发信息给丈夫:“我现在被派往北京的医学院进修了,你好好照顾儿子。”“进修多久?”“啥时回家?”丈夫接连发了几条信息,都没有收到回复。她对着手机屏泪眼蒙眬:对不起,请原谅我的谎言。我现在,必须冲在一线。

李新生看到晓薇哭,试图上前安慰。晓薇马上擦了擦眼睛,镇定地说,“没事。”

晓薇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妈妈曾是一个医院的护士长,爸爸是一个野战部队的军医。2003年,非典肆虐,妈妈奔赴抗击非典一线。那年,她8岁。第一个夜晚,面对空荡荡的家,她感到害怕。门外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她都吓得浑身哆嗦。那时她还不能理解妈妈,对她又爱又恨。她抱着布娃娃,有时哭着哭着就睡着了。有一天,她等到很晚,妈妈突然回来了。见到妈妈,她欣喜地扑过去。妈妈却大声喊道:“别抱我,离我远点儿!”转瞬,妈妈似乎意识到什么,轻声说:“妈妈太累了,你要自己睡。”又说:“别告诉同学,妈妈去哪儿了,妈妈担心他们知道了会害怕。”她似懂非懂地点

点头。非典疫情还未结束,妈妈却病倒了。后来,妈妈永远地离开了她。从那时起,小小年纪的她立志将来做个好医生,救死扶伤。

看着晓薇忙碌的身影,李新生向她竖起大拇指。

李新生从月初接诊患者以来,连续十多天没休息了。他在接诊之前已将妻儿送到别处居住。下班回到家,他将大门紧紧关闭,唯恐外面的风会跟进来。疫情严峻,但他是医生,必须淡然面对。想起小时候,祖父将他抱在膝上讲打仗的故事。当年,祖父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说起打仗,祖父说他那时也害怕,母亲爱子心切,还千方百计地阻止他参军。但国难当头,他不能当逃兵。民族兴衰,关乎每个人。如果人人都选择逃避,那么都将死于敌人之手。祖父说,一旦上了前线,面对敌人也就没有了惧怕。

如今,医院也是一个被赋予了特殊意义的战场,他也是战场上的一名战士。治病救人是他的使命,他没有理由不冲在前面,他要跟祖父一样顶天立地。

春节期间,母亲吃不好,睡不好,担心得要命,坚持要到他家里看看。在电话里,不管他如何阻拦都无济于事。这天,母亲煲好鸡汤,小心翼翼地装进保温盒里,拖着年迈的躯蹒跚地走到他家。他仅打开了里面的一道门,谨慎地将自己隔离。母亲欲走近,他大声地喊道:“不要靠近我!”母亲说:“这是我给你炖的鸡汤,趁热喝吧。”母亲将保温盒

放在门口,转身哭了。他站在客厅里,透过防盗门的缝隙,向母亲深深地鞠了一躬。

当时,医院里的年轻人纷纷写下“请战书”。有的说自己未成家,没有孩子,无后顾之忧,愿轻装上阵。一对90后医生情侣的对话,让李新生当场落泪。男的说:“如果有一天我被隔离,你怎么办?”女的说:“我肯定也得被隔离啊,我愿生死相随!”

是啊,祖国有难,我必生死相随!李新生擦了一下眼睛,感觉那一刻的心田特别柔软。



第4769期



信心(油画)

奚鸿作